

黑色的懸念

● 外國政壇人物死亡之謎

唐燕能
朱堅勁 / 編寫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E CHUBANSHE



HEISE DE XUANNIAN
● WAIGUO
ZHENG TAN RENWU
SIWANG ZHIMI



WAIGUO ZHENG TAN NEIMU XILIE

黑色的懸念

● 外國政壇人物死亡之謎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E CHUBANSHE

HEISE DE XUANNIAN
● WAIGUO
ZHENG TAN RENWU
SIWANG ZHIMI

责任编辑 赵人俊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外国政坛内幕系列•

黑色的悬念

——外国政坛人物死亡之谜

唐燕能 任 尔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9,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ISBN 7-208-00753-5/D·129

定价: 2.50元

目 录

竞选未捷身先死.....	1
--------------	---

上帝和人民的意愿——82秒钟——马科斯：共产党的阴谋——马科斯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军事当局的阴谋——科拉松·阿基诺：马科斯的阴谋

阅兵式上的枪声.....	17
--------------	----

谁是真正的凶手——一意孤行——福兮祸所伏——伊斯兰布里中尉其人——密谋在酝酿中——主席台前的袭击——总统在10月6日——总统在哪里——警告所有效法他的人

最后的晚餐.....	31
------------	----

不寻常的公审——凶兆迭出——最后的晚餐——血溅官井洞——黄雀在后

血洒尤罗山峡.....	46
-------------	----

血迹斑斑的尸体——帷幕悄悄地拉开——革命的幻景——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险象环生的行军——战斗打响了——华金小组的覆灭——尤罗山峡的激战——死亡真相

临终前的斧声烛影.....	62
---------------	----

大清洗又要降临——死于脑溢血吗——死于官

廷政变吗——知情者鲜有善终	
“圣父”遇难纪实	76
死于暴力的非暴力运动领袖——“刺客是位印度教徒”——“好好干下去吧”——逃脱死神的威胁——令人困惑的一连串失误——最后的祭品	
死，还是活	92
缺席的被告——神秘的失踪——会飞的人——鲍曼死了吗	
元首掩蔽所的迷雾	106
耸人听闻的传说——魔王的祈祷——尼禄命令——灾难降临之时——5月5日之谜——维金式火葬——希特勒的牙齿	
“沙漠之狐”的厄运	122
“沙漠之狐”——参加密谋集团——与希特勒摊牌——“伐尔克里”行动计划——厄运	
城堡里的“铁面人”	131
“铁面人”——最后的放逐——怪人里维拉——突然袭击——不速之客——图穷匕见——难解之谜	
在第三次审判的背后	144
两起爆炸性的谋杀案——令人怀疑的供词——高尔基与斯大林——来自西伯利亚的消息	
看不见的手	161
血溅长廊——失踪的朋友——幕后牵线人——基洛夫与斯大林——谜底终究要揭晓	
“北方斯芬克斯”的末日	177

“北方的斯芬克斯”——上帝的候选人——男爵
夫人的启迪——屯田制点燃的怒火——精神清
洗运动——“上帝在惩罚我的罪过”——最后的
岁月

圣赫勒拿岛的谋杀案…………… 193

“要剖开我的尸体”——波旁王朝的头号仇敌
——谜一样的蒙托龙——葡萄酒里的毒药——
致命的一击

竞选未捷身先死

我希望最黯淡的时光，
已成明日黄花，
我祈求最美好的日子，
能否立即降临。

——科拉松·阿基诺

上帝和人民的意愿

1983年8月21日上午11点，一架波音767客机从台北中正国际机场缓缓起飞，驶往吕宋岛。一位脸庞滚圆、容光焕发的中年汉子坐在14排C座位上。他就是菲律宾前参议员、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人们习惯称他“尼奥”。

尼奥是菲律宾这个太平洋岛国的一颗政治明星。他刚到选举年龄，就被那位极得人心的总统拉曼·麦格塞塞任命为“特别政治事务助理”。尼奥帮助制订计划，决策竞选方针，进而帮助麦格塞塞上了台。

作为总统特别助理，尼奥充分表现了他的天资和超人才华。他年仅22岁就当选为市长。尽管7个月后，他因为被选举时的年龄比法定年龄小而解职，却使他作为“孩子市长”名闻全国。

尼奥并没有因挫折而灰心。等到他认为时机成熟的那一刻，他开始全面反攻，竞选他所在的打拉省的省长。早在那个时候，尼奥便着眼于总统这个职位了。他自信自己是在马拉卡南宫总统府里预先注册过的。

尼奥如愿以偿，成为这个富饶的省份最年轻的首席行政官。尊敬他崇拜他的人喜欢称他“孩子省长”。对他们来说，尼奥是希望，是将来总统的最佳人选，也是唯一能把1965年入主马拉卡南宫的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物。

1967年，34岁的尼奥成为菲律宾最年轻的参议员。对一帆风顺的尼奥来说，下一步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马科斯已当了两届总统，宪法限制他再次连任，而尼奥则被广泛地认为是最可能成为总统的理想人选。尽管尼奥被推举到更高的国家级职位，尊敬他崇拜他的人还是惯称他“孩子议员”。

7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夺走了尼奥入主马拉卡南宫的机会。70年代，对菲律宾来说，堪称暴力行为的年代，无法无天的年代，腐化和犯罪的年代，也是经济恶化的年代。制宪会议在1970年召开，目的是起草一部新宪法代替1940年宪法。马科斯使用行贿和欺骗手段，企图废除总统任期只能两届的限制，但没有成功。以后，爆炸事件层出不穷。1971年8月21日，马科斯把袭击自由党集会、造成9人死亡的一起爆炸事件归咎于尼奥，并下令中止施行人身保护法。1972年是马科斯根据宪法规定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人们普遍认为尼奥这位马科斯政权最强烈的批评者将是下届总统。尼奥积极为1973年竞选总统作准备。理应1973年期满后下台的马科斯，为了继续执政，于1972年9月21日悍然宣布全国进入军事管

制时期，废除议会，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逮捕了尼奥等反对党人士。从此，尼奥在单人牢房里度过了7年7个月的铁窗生涯。1977年，尼奥被军事法庭以谋杀罪、颠覆罪宣判死刑。尼奥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暂缓执行。慑于舆论的压力，马科斯不得不让步。1978年尼奥在狱中参加竞选，结果在首都地区获得的选票远远超过马科斯领导的政党的候选人。这使马科斯感到，尼奥即使被禁锢在牢笼里，也是对他的巨大威胁。他提出，如果尼奥出国就让他自由。当时尼奥心绞痛发作，医生要他动手术。1980年5月，尼奥获准离开祖国去美国作心脏手术。在波士顿过了3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后，尼奥不顾亲朋好友的劝告，甚至不顾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的威胁，毅然决定回国。伊梅尔达警告他说，他的生命将在马尼拉受到威胁，但尼奥执意要返回祖国。他临回国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菲律宾人总是喜欢那些打出来的人，即那些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付的斗士。他们喜欢那些不断猛烈进攻、挥拳、为击倒对手而战的拳击手们。尼奥告诉记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国的原因。我要向菲律宾人民证实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们最崇尚勇气，把勇气看得高于一切。”

在空中飞行的近2个小时里，尼奥与陪同他回国的记者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谈到他预期受到的欢迎，并打趣地告诉摄影记者赶快拍摄，不然就一去不复返了。尼奥与往常一样健谈，还是那样生气勃勃，还是那样尖锐、诙谐、情趣横生、妙语连珠。

尼奥低下头看了一遍准备在机场发表谈话的讲稿。他要说，“我回国完全出于自愿。我回来是为了参加通过非暴力的

手段恢复我们的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他知道死刑正等待着他。谋杀罪、颠覆罪的指控都是要处以死刑的，而且三年前离开菲律宾时就已经决定了。现在，只是等待最高法院复议裁决的问题。对此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以甘地的话自勉，“无辜者自愿地做出牺牲是抵抗暴君的最有力的武器。这种主张既是上帝的意愿，也是人民的意愿。”但他也提出警告，“全国范围的暴乱已经逐步升级为一场血腥的革命，越来越多的菲律宾青年已经意识到自由被剥夺了。我们难道要再次体验那使我们的共和国诞生的痛苦和流血的经历吗？我们难道不能像兄弟姐妹那样坐下来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的异同吗？”

在马尼拉，3万余名尼奥的支持者在现代化国际机场等候尼奥的归来。黄颜色的横幅和布条挂满了公共汽车、卡车、小轿车和周围的树枝。尼奥的崇拜者和朋友们把醒目的黄丝带扎在头上，有的干脆穿着黄色的衬衫和裙子。人们是按照一首有名的歌曲《把黄色的丝带缠绕在老橡树上》的意思做的。这首歌中黄颜色的丝带是欢迎重新获得自由的人的象征。反对党的著名领导人来了，73岁的老母亲自来接儿子了，还有尼奥的兄弟姐妹及其家人们。他们等候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其他大批支持者都拥在露天的停机坪上。他的夫人科拉松留在波士顿，正在企待丈夫平安回国的消息。

尼奥乘坐的台湾航空公司811班机开始向吕宋岛降落。他用手指抚弄着他的念珠，默默祈祷着。当飞机开始在机场附近的一片片稻田和村庄上空最后盘旋时，他走进厕所，穿上防弹背心，外边又套上一件白颜色的帆布短袖衫。他三年前离开菲律宾时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当飞机就要着陆的时候，尼

奥从手提包里掏出自己的金表，不由分说地要送给妹夫克恩·卡希瓦哈拉，像交待后事似的说：“我只想让你留个纪念。”接着又加上一句：“别忘了，等我们着陆后去我家里，让人给我往监狱里送些日常必需品。”他又说，他的包里有足够在监狱里头几天用的衣服。在着陆前几分钟，尼奥手拿玫瑰经，又作了祷告。飞机着陆了，卡希瓦哈拉说，我们回家了。尼奥看着他绽开笑面。

82 秒 钟

波音 767 客机庞大的机身平稳地转向 8 号跑道，跑道尽头等着一大群人。飞机的侧面停放着一辆机场保安分队的蓝色面包车。突然，这辆面包车的门打开了，身穿制服的士兵鱼贯而出，全部站在指定位置上，背朝飞机，面向外，团团围住了飞机。手中的来复枪张开了机头，俨然大敌临前。

811 班机熄火后，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士兵登上飞机。一个是菲律宾保安警察马里奥·拉加萨，另两个是属于航空安全指挥部的阿努尔福·梅萨和克拉罗·拉特。他们都戴着标有“机场保安”字样的袖章。拉加萨从尼奥身边走了过去，梅萨却认出了尼奥，他弯下身和尼奥握了握手，然后用泰加禄语咕哝了几句，从他的嘴形看，好像说了“上司”这个词。

美国 ABC 和日本 TBS 电视台的摄像师拥向前去现场拍摄。当尼奥从座位上站起来后，梅萨和拉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他问：“我们到哪里去？”答道：“下飞机，先生。”卡希瓦哈拉也站了起来，跟着他们，对士兵说：“我和他一起走，我是他的妹夫。”一个戴墨镜的士兵让卡希瓦哈拉坐下：“坐你的位

子。”卡希瓦哈拉还是紧跟着尼奥朝前走。新闻记者们也一拥而上，冲向机门。尼奥一直微笑着。突然，脸上现出了非常严肃、抑郁的表情，嘴角绷得紧紧的，好像雕像一般。电视摄影师和记者松村昂和森永幸男挤向前去开始拍摄，卡希瓦哈拉和其他记者紧随其后。一个便衣警察站在舱口对着舱内。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守在主要通道口的里侧，还有五六个身穿白色豪华的泰加洛恤衫的便衣警察守在舱内。

刚进入过道，拉特和梅萨便突然向左一转，打开了紧急出口，那里有一个落地的舷梯通向跑道。两个士兵，一个抓紧尼奥的肘，另一个扶着他的腰，把他推到了外边的平台上，沿着19级台阶往下走。跟出去的还有三名警察。剩下的警察很快用身体堵住了通往舷梯的出口处。仅仅三、四十秒钟时间，尼奥就从摄影记者和摄像师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了。TBS电视台的摄像师举起摄像机对准打开的门口，警察们用手挡住了镜头。记者们继续往前拥，想抢个镜头。这时从传声器里传出来一段紧张的对话：

“我来！”

“我来！”（第二个声音）

“就是这个！”（第三个声音）

“开枪！”（同一个声音）

“开枪！”（第四个声音）

“呸！”一声沉闷、震耳的枪声响了。一个士兵急速转身把枪对着尼奥的后脑勺勾动扳机。记者松村昂从舷窗里看到尼奥像一根很重的圆木那样朝前栽去。记者尤迪听到枪响，马上从舷窗往外看，只见尼奥四肢伸开地趴着，脸朝下，鲜血从头部和颈部喷涌而出，在沥青地面上四溢开来。

几秒钟后，又响起了四声枪声。一具身穿机场蓝色地勤服和牛仔褲的男尸躺在尼奥的身旁。这个 33 岁的男子，从航空安全部队的小卡车里被推了下来，近在咫尺的士兵们一阵扫射，他立刻倒在地上。此人名叫罗兰多·加尔曼一达望，系屡教不改的强盗和职业杀手。

押尼奥下机的士兵和穿白色泰加洛恤衫的便衣警察统统不见了。第一声枪响后 32 秒钟，两名士兵把阿基诺的尸体抬上一辆带篷的卡车里，全速驶离现场。

从尼奥离开座位起到他尸体撤离现场只有短得惊人的 82 秒钟。这位刚从流放中归来的可能成为未来总统的政治家就命归黄泉。

卡希瓦哈拉神情恍惚，冲进贵宾休息室，大声喊道：“他们把他杀死了！他们把他杀死了！”尼奥的母亲和亲友当时希望他只是受点伤。他们到附近的巴克拉兰教堂祈祷，而后回到时代大街的家。刚到家门，就听到电台广播说，尼奥已经死去。他们来到博尼费乔堡的军人医院，凄惨的太平间里，尼奥的尸体裹在一条绿床单里，躯体还没僵硬，双眼紧闭，鲜血从脖颈处向外流淌，浸透衬衫。8 月 22 日早晨 6 点，家属们把尼奥的遗体运到时代大街 25 号，从当天下午起，就有成千上万名群众络绎不绝地涌向那里。阿基诺的老母不许任何人碰她的儿子，不许为他擦洗换衣。她要让尘土、血块、骸骨上的子弹出口和脸部的擦伤这种种暴行的痕迹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马尼拉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游行示威的人群。愤怒的人们高喊反对专制的口号，要求马科斯辞职。教堂里每天都做弥撒，甚至每两三个小时就有一次。尼奥的冤魂骚扰着马拉

卡南宫的权贵们的梦境。马科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阿基诺的死敲响了他的丧钟。

谁是刺杀尼奥的元凶？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回答，

✱

马科斯：共产党的阴谋

刺杀阿基诺的凶手是谁至今不得而知。当时紧跟在尼奥背后的是罗赫尔·莫雷诺与菲洛梅洛·米兰达。那致命的一枪可能是莫雷诺开的，也有可能是米兰达开的。还可能是说“我来”的那个上校。他是马科斯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法维安·贝尔的好友。有证人肯定地说亲眼看见他冲向站在舷梯边的尼奥。

马科斯总统一开始就想为审理阿基诺遇刺案定下调子。尼奥遇刺的次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暗杀也许会使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感到高兴。”“他们肯定会除掉尼奥，因为他对有些镇压是负有责任的。但他们会使政府为难，使问题复杂化。”

马科斯的调查机构宣称根据军方可靠情报，尼奥是被共产党的一个枪手所杀。此人就是当场被击毙的罗兰多·加尔曼一达望。军方认为是共产党让加尔曼一达望和罗森达·考维根执行暗杀计划，并说准备将考维根提交法庭作证，但过后又说考维根因“心脏病”突发死去了。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巧，令人难以信服。

政府发言人认为，加尔曼一达望这么干是被共产党收买，他事先已作好被击毙的准备。

要使人们相信加尔曼一达望是共产党阴谋的执行者必须

有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如果共产党要想谋杀尼奥，首先必须知道官方保密的尼奥抵达机场的精确计划，刺客必须在尼奥下飞机时在场，必须有特别通行证，否则，他无论如何接近不了停机坪。加尔曼一达望是一个有经验的杀手，但他却没有可供逃走的车，他的口袋里只有两比索的零钱。

官方的调查报告坚持认为加尔曼一达望是当场毙命的。但这一结论很快就被尸体解剖报告及无数证明所推翻。加尔曼一达望在车子上被推下来之前已被击毙倒地了，左耳根后的那一枪要了他的命，但士兵们又在他的尸体上补射了20枪。秘密警察与他早有接触，并收买了他，逼他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在谋杀的前几天，加尔曼一达望被关在机场附近的汽车旅馆里严加看管。8月21日下午，他登上一辆小卡车，径直向从台北飞来的811班机驶去，但根本不知道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官方的结论是一个编得拙劣透顶的荒唐故事。它无法使人相信凶手怎么能够突破1000多名军警的严密警戒，突然出现在受害者的背后，并用一发子弹就结果了尼奥。当时尼奥由两名士兵左右挟着，而且飞机侧翼密布士兵，凶手不知是怎样接近的？

尽管马科斯政府发言人又遮又掩，编造证据证词，漫天撒谎，以武力相威胁，但仍然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说法。马科斯不得不下令对阿基诺遇刺案再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命令成立一个委员会，并准备让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艾瑞格·费尔南多作负责人，但遭到公众舆论强烈反对，费尔南多只得放弃这个位置。马科斯又任命前参议员托伦蒂诺负责，托伦蒂诺以种种个人原因为借口，谢绝了这个任命。最后，总统把这个职务交给了一个已退休的女法官阿格莉娃·朱莉安娜。由马科斯

点名参加委员会的有实业家但丁·桑切斯、教育家迪宗、工党领袖厄内斯特·赫雷拉及多名律师。桑多·托马斯大学法律系主任安德拉斯·纳瓦沙为法律顾问。纳瓦沙因为头发的颜色赢得了“灰色主任”的绰号，成了一个戏剧式的人物。出于美国的压力，调查进行期间，马科斯被迫让贝尔离职，任命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拉莫斯为代总参谋长。但贝尔实际上仍操纵着军队的实权。

整个调查是在马尼拉附近的奎松市社会安全系统的大楼里进行的，时间拖得很长，也很乏味。当地和外国新闻记者们每天采访、报道案情调查的进展情况。委员会主席、成员和顾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知名度越来越高。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很快成为代表该委员会的专用词。就资历和能力而言，“灰色主任”是无与伦比的。他与阿格莉娃最后几乎平分秋色。

马科斯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军事当局的阴谋

由阿格莉娃主持的委员会的调查从1983年11月3日开始到1984年8月20日才结束，历时9个半月。这是一个烦琐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调查，耗资几百万比索。委员会集中审阅了1,294份文件、1,472张照片、14部录像带，查验了91件物证，召集了125次公正听证会，调查了193名证人，整理出20,377页的文件材料。

科拉松·阿基诺在阿基诺遇刺案开始调查时，坚决拒绝参加，也不让她的家人参加。她坚信只要马科斯还坐镇马拉卡南宫，就不会有正义可言。

1984年10月23日，阿格莉娃把她的调查报告呈交给马

科斯。在调查委员会其他成员缺席的情况下，马科斯在马拉卡南宫总统的书房里接见了她。她和马科斯兴高采烈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因为，这个涉嫌总统的案件终于搞清楚了。她签名和呈交的报告认为，卡斯特多上将、前机场保安部队的指挥官和6名合谋者是杀害阿基诺的首犯。这个结论“丢车马，保将帅”，显然正中马科斯的下怀。

10月24日，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把他们的报告呈交给总统。马科斯冷漠地接受了他们的报告，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与他接见阿格莉娃时的态度判若两人。他只是简单地接过报告，然后对电视观众说了些晦涩、令人费解的话。他极快地翻了翻厚厚的调查报告，就站起来和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一握手，随后这些成员默默地走出了房间。显然马科斯对这个报告是失望的。这个报告的结论与官方的说法是有冲突的。报告凭借大量事实证实：“军方领导人事先已知道阿基诺将于1983年8月21日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详细情报，……并精心策划了那个表面上是‘保护’阿基诺，实际上是要夺去他生命的‘防卫’计划。”报告援引菲律宾法律有关阴谋罪“主犯和胁从犯同样受罚”的规定，认为那些积极参与枪杀阿基诺的罪犯和他们的幕后指挥必须同时受到制裁。

这个报告否认加尔曼有杀害阿基诺的动机，也排除了加尔曼单枪匹马暗杀阿基诺的可能性，认为不可能是加尔曼所杀。

委员会经过调查愈益确信有一个始终掩盖着的“丑恶阴谋”。1984年7月，调查委员会进入与外界半隔绝状态，他们回绝了新闻界的采访。当他们把一个个证词、证据拼接起来时，终于解开了谋刺阿基诺之谜。他们发现展示在面前的是